

貝葉經

刻寫在樹葉上的佛經

胡進杉

「蓮花法藏心懸悟，貝葉經文手自書。」這是唐代大詩人王維寫給他朋友苑咸詩中的一句話，其意是說苑咸通梵文，能親自抄寫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梵本貝葉經文。隨著佛教在隋唐的廣為宏傳，來中華弘法的梵僧及西行求法的漢僧絡繹於途，那些用貝葉抄寫的佛經也大量地流通到我國，不但譯經大師手持貝葉，口宣經旨，譯為漢文，貝葉或貝葉經的詞彙也常常出現在文人詩家的作品中，如柳宗元的「閒持貝葉書，步出東齋讀，真源了無取，妄跡世所逐。」白居易的「既悟蓮花藏，須遺貝葉書，菩提無處所，文字本空虛。」等等。

貝葉，全稱為「貝多羅葉」，貝多羅是梵語patala的音譯，義為「樹葉」，在紙張尚未發明以前，古印度的僧人以此作為紙的代替品，用來記載佛教典籍，這些刻寫在樹葉上的佛

經，稱為「貝葉經」。沿襲至今，斯里蘭卡、東南亞及我國雲南西雙版那、德宏等南傳佛教地區的僧侶仍繼續使用貝葉經。雲南的傣族對於貝葉的使用，流傳一則神話故事，傣族認為文字是帕召（佛祖）創造出來贈送給人類的，有一次他從天上來到人間，要把智慧和文字帶給人類，於是不同民族帶著各自裝文字的工具來到帕召講解佛法的神山，漢族帶紙，傣族帶貝葉，哈尼族帶牛皮，帕召把同一種文字分別寫在紙、貝葉和牛皮上。他們回家的路上，由於河水暴漲，在渡河的時候，漢族帶的紙被浸濕，寫在紙上的字變了形，像雞爪似的，這就是漢文的象形字；而哈尼族帶的牛皮，半途肚子餓，把它燒著吃了，所以哈尼族沒有文字；而傣族的貝葉，既不怕水浸濕，也不能燒來吃，因此只有傣族把佛祖賜給的文字原樣的保



圖一 貝葉樹，左為斯里蘭卡種，右為緬甸種，《貝葉文化論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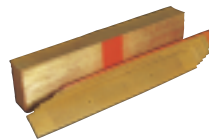
存下來，成為今天的傣文。這個故事突顯出傣族對使用貝葉的優越性及虔誠的宗教情感。

作為書寫用的樹葉中，以多羅（*tala*）樹的葉子最適宜，多羅樹屬棕櫚科喬木，又名樹頭椶、岸樹，學名扇棕櫚（*Borassus flabelliformis*），盛產於南印度、斯里蘭卡、緬甸等熱帶、亞熱帶地區（圖一），樹葉呈扇狀，葉面平滑堅實，使用前先加以水煮、曬乾、磨光，再裁成每片長約五、六十公分，寬約六、七公分的細長葉片，接著在葉片上燙出



圖二 僧人刻寫貝葉經，《貝葉文化論》

一或二個孔洞，以便穿訂，這些燙好孔洞的葉片即可用來刻寫佛經，首先用鐵筆分別在葉片的正反兩面刻出經文（圖二），再用燈煙與肉桂油調製的墨水上色，墨色能使字跡醒目易讀，而肉桂油滲入貝葉，可防潮、防腐及蟲蛀，貝葉上色、晾乾之後便可裝訂成冊，裝訂時，要磨光書邊，然後用兩片優質木料的薄板或象牙薄片，製成和貝葉同樣大小的封面和封底，加以固定，再在封面和封底打上孔洞，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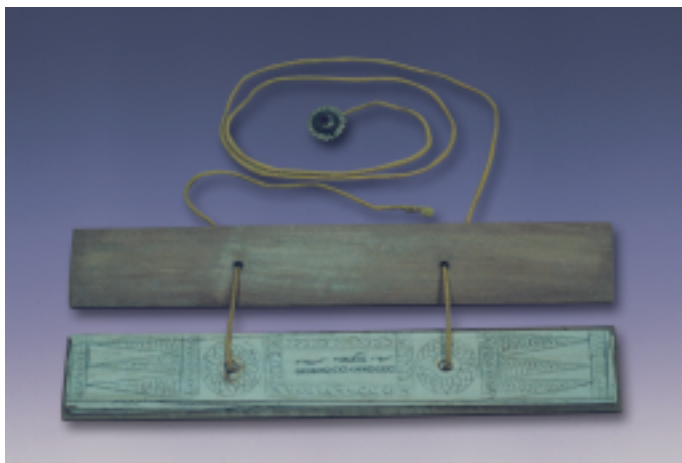
使用細繩、棉線或木竹做成的籤條穿綁捆紮（圖三—1、2、四），而經葉的外表，也塗上一層朱色或金色的漆（圖五），如此一部貝葉經就算完成了，最後爲了便於攜帶及保護貝葉，再用一塊淨布包裹（圖三—3），一部維護良好的貝葉經可保存千年之久。

此次本院民雄「異國風情」亞洲文物展覽，向盧鐘雄先生商借的五部貝葉經，均是緬甸文音寫的巴利語佛典，自左至右橫書，每面九至十二行不等，計有《法句經》的註疏、《長老偈經》、長老尼偈經》、《彌蘭陀問經》、

《界說論·人施設論·論事》和《清淨道論》的讀本，都是南傳大藏經中的重要典籍。

一、法句經 (Dhammapada) (圖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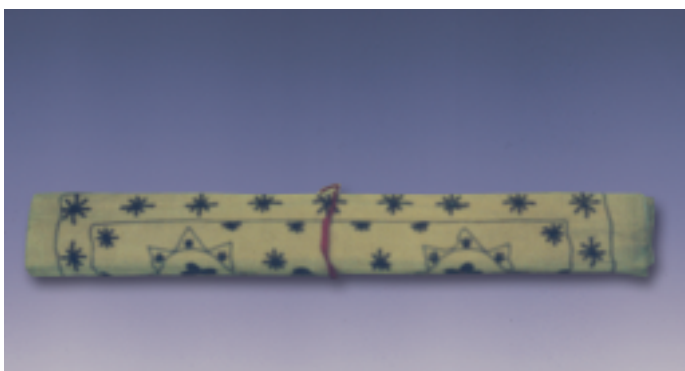
《法句經》是《南傳大藏經》經藏（小部）(Khuddaka-nikāya) 的第二部經，Dhammapada 義爲「真理的語言」，它是彙編《阿含經》中重要的頌文而成的一部書，是一種集抄。各家抄錄的分量不同，品目也有出入，巴利語本的《法句經》總計二六品四〇三頌（一頌重複），高雄元亨寺出版的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第二十



圖三—1 華梵文物館提供



圖三—2 華梵文物館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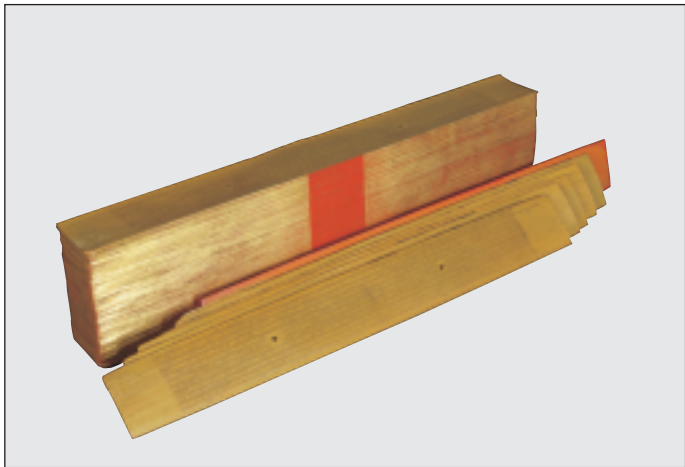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—3 華梵文物館提供



圖四 盧鍾雄先生藏



圖五 盧鍾雄先生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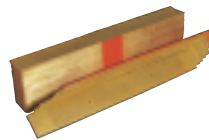
圖六 《法句經註疏》，盧鍾雄先生藏

六冊有悟醒的譯本。本經係世尊隨緣應機，爲策勵弟子精進向道所講說的法語，據說是第一次結集時經合誦而流傳下來的，其在佛法的修學上非常重要，《出三藏記集》說：「其在天竺，始進業者，不學《法句》，謂之越敘，此乃始進者之鴻漸，深入者之奧藏也。」

本書的編排方式，是把意義相類的偈頌編在一起，加以分品組成，如第一品〈雙品〉，是抄錄義理相反成對的偈頌，其中第三頌「『彼罵我擲我，敗我奪取我』，於懷如此念，忿怨事不息。」而第四頌「『彼罵我擲我，敗

我奪取我』，不懷如是念，忿怨終自息。」兩者意義完全相反；第四品〈華品〉，是以華（花）爲比喻來闡述佛理，如「如由堆諸華，得造眾華鬘，一生之爲人，應作諸善事。」「旃檀多伽羅，越系基青蓮，此等諸香中，戒香最爲勝。」而第二十品〈道品〉，則收錄直接說明各種修行法門的偈頌，如「『一切行無常』，依智觀照時，則得厭離苦，此爲清淨道。」「慎語善制意，不以身作惡；淨此三業道，得聖所說道。」

每偈句數大部分爲四句，少部分六句，表



達一個完整的義理，而行文平易簡潔，說理明白曉暢，容易讀誦記憶，如〈愚品〉的「愚者自知愚，彼已是智人，愚者自爲智，實稱真愚者。」〈自己品〉的「若欲誨他者，應如自己行，自制可制他，制己實最難。」〈千品〉的「彼於戰場上，雖勝百萬人，未若克己者，戰士之最上。」有些偈頌則用有趣的譬喻，巧妙地將深奧的佛理表達出來，讀來不但毫不枯燥，而且雋永有味，如〈賢品〉的「治水者導水，箭匠之矯箭，木匠之繩木，賢者自調御。」又如〈象品〉的「懶惰又貪食，多眠輾轉臥，如豬飽無厭，愚者再入胎。」

此經的內容除宣說佛教苦集滅道四聖諦之基本教義，及警策僧侶勤修戒定慧，以證涅槃外，尚有不少充滿智慧的嘉言美句，足資人生借鏡，例如第七十八偈談擇友：「勿與惡友交，勿友下劣者，應與善友交，應友最上士。」第一百二十一、一百二十二偈警惕人們，不要因惡小而怕，因善小而不爲：「勿輕視小惡，云：『我不招報』，於水點滴落，亦可滿水瓶。愚者盈其惡，微微少許積。」「勿輕視小善，云：『我不招報』，於水點滴落，亦可滿水瓶。賢者盈其惡，微微少許積。」第一百三十三偈講與人相處的方法：「對人莫粗言暴語，汝已言者返言汝。忿怒之言實甚痛，刀杖互擊可觸汝。」第二百六十二偈談觀人的方法：「嫉妒慳僞者，雖以辯舌才，或以容色美，非是端正人。」等等。

北傳的漢文大藏經中，《法句經》相關的

譯本共有四種：（一）《法句經》，法救（Dhammārāṭa）撰，吳·維祇難等譯，三十九品七百五十二偈；（二）《法句譬喻經》，西晉·法炬、法立共譯，四十二品；（三）《出曜經》，後秦·竺佛念譯，三十四品；（四）《法集要頌經》，法救集，宋·天息災譯，三十三品九百五十偈。

一、長老偈 (Theragāthā) (圖七)

長老偈 (Theragāthā)

長老偈和長老尼偈是〈小部〉的第八第九部經，分別收集佛在世時弟子中長老和長老尼所吟詠的偈頌，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第二十八冊有雲庵的譯本。

《長老偈經》共一千二百七十九偈，首爲歸敬語「歸命彼世尊，應供正等覺」，次爲後人所附加的三則序偈，之後爲本文，按長老所誦偈數的多寡編輯成集，分成一偈、二偈、以至七十一偈共二十一集，收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、摩訶迦葉、摩訶目犍連等二六四位長老所頌之偈，其中以尊者鵬耆舍長老所誦的七十一偈，數量最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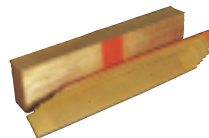
《長老尼偈經》共五百二十二偈，首歸敬語同《長老偈經》，無序偈，以下本文亦按長老尼所誦偈數之多寡編輯成集，計一偈、二偈、以至七十五偈、分成十六集，收成滿尼、禪頭尼、烏達摩尼、蓮花色尼等七十三位長老尼的偈頌，其中善慧尼之偈頌最多，計七十五偈。

以上二經的偈頌，每偈句數不等，以四句為最多，主旨闡述古代的出家精神，少欲知足，厭離塵俗生活，實現解脫自在的境地，有點近似中國禪者的詩偈，在表達精勤的修證中，也有對佛與大弟子的讚仰，對同道或弟子諄諄的誨勉和策勵，及對僧伽清淨的願望。至於二經的差別，在文體方面，《長老偈經》多為長老自誦，而《長老尼偈經》多為問答對誦，對答的對象，有世尊、長老尼之子、弟子、魔王、婆羅門、長老尼之夫、相遇之男子、父母及未婚夫等。在內容方面亦有差別：（一）長老偈富於外在之經驗，長老尼偈多為內心的體驗，如摩訶拘絺羅長老偈：「止息歸寂靜，誦咒勿輕躁，拂去邪惡法，如風掃落葉。」鬱多羅尼長老尼偈：「攝身並攝語，更須攝心，拔除渴愛根，清涼得安靖。」；（二）長老偈不呈現個人之特質，長老尼偈則多呈現個人特質，如拘羅長老偈：「渠工以導水，箭工以矯箭，木工以曲材，德行人調己。」某長老尼偈：「我斷貪瞋時，我行來樹下，我言實快樂，安息靜禪思。」；（三）長老偈多描繪自然界，長老尼偈多敘述人生狀態，如瓦那瓦奢長老偈：「有澄清之水，亦有大磐石，黑面猿鹿群，青苔覆水面，此等之岩山，我等甚快樂。」檀多長老尼偈：「靈鷲山之上，日中為休息，我去河岸邊，見象出沐浴。人來取鉤，欲鉤象腳，象伸其腳，人騎其上。不馴者馴，如人之意，依此入林，心住於定。」；（四）長老偈側重信仰層次之剖析，

長老尼偈則側重生活之表白。如康婆陳那長老偈：「以事善良士，而常聽聞法，直入聞不死，踏行此大道。正念捨生欲，我再無生欲，我先無生欲，未來亦無生，今我已無此。」菴婆波利長老尼偈：「我之眉毛畫師巧，描繪如畫美若彎，老來眉尾皺垂下，真實語者不相違。我眼猶如摩尼珠，紺色光大有愛媚，老來壞眼闇無光，真實語者不相違。我年少時鼻柔高，端正垂直美均勻，老來恰如火炙過，真實



圖七 《長老偈》《長老尼偈》，盧鍾雄先生藏



語者不相違。」

兩經不只在思想上有很高的評價，在文學上其詩偈之美，足與和吠陀讚歌相輝映，而為抒情詩中之傑作。

三、彌蘭陀問經 (Milindapañha) (圖八)

本經又名《彌蘭王問經》，編在南傳大藏經的〈藏外文獻〉，係彙集統治印度之希臘國王彌蘭陀與佛教論師那先比丘 (Nāgaseṇa) 之間的問答而編成的佛典，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



圖八 《彌蘭陀問經》，盧鍾雄先生藏

第六十三、六十四冊有郭哲彰的譯本。

彌蘭陀希臘名為 Menandros，巴利語拼作 Milinda，是一位偉大的大夏國王，在位期間約為西元前一百二十五～九十五（或一百四十～一百一十）年，統治西北印度的廣大區域，建都位於印度河支流之傑納普河和拉維河之間的舍竭 (Sagala)。

那先又作那伽斯那、那伽犀那，譯作龍軍。西元前二世紀後半之印度僧侶，為中印度雪山山麓羯羯羅村（梵 Kājāgala）婆羅門之子，「那」為「那伽」之略，乃象之梵語，其出生時，家中大象亦生小象，故有此名。初學吠陀，深感婆羅門教學乏善可陳，轉依樓漢尊者 (Elī Rohaṇa) 出家，修學論藏及七部阿毗曇，證得阿羅漢果，後至北印度舍竭國，住於泄坻寺。

本經分作「與前生之結合、彌蘭王之問、特相之問、難問、比量之問、譬喻說問」六部分，編為〈序言〉、〈別問〉、〈難問〉、〈譬喻問〉四篇二十二品二百二十六問，其中〈序言〉一篇相當於漢譯的《那先比丘經》，可視為本經的原型，當係彌蘭王之繼承者戴奧尼西甌斯 (Dionysios) 在位之時，由摩那瓦 (Mānava) 婆羅門以梵語筆錄而成者，其後譯為巴利語，並增益其他部分而成。

〈序言〉首先敘述彌蘭王和那先比丘的前世因緣和本生故事，略謂當迦葉佛住世時，有一比丘一沙彌同在一精舍中修行，比丘發願來

世要證阿羅漢得涅槃，沙彌發願當國王。後兩人皆輪迴於諸天人間，及至釋迦牟尼佛教法之時，沙彌轉生為彌蘭王，他「賢明、聰明、明智、堪能，關於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之事物，一切之祈禱、儀式之時，虔誠而行。且領會悟得眾多之學，即隨聞、世俗法、數論說、瑜伽說、正理說、勝論說、數學、音樂、醫學、四吠陀、古語、古傳說、天文、幻術、因明、咒術、兵學、詩學、印算等十九種……全閻浮提中，於體力、速力、武勇、質問，無人並立於彌蘭王。彼彌蘭王具足大精力、大慧、大財等三種。」而比丘轉生為那先比丘，他是「說法者、賢者、聰明、智者、無畏、多聞、巧談論、所言善美，達義、法、詞、辯無礙解而自在者，善達究竟。」其次敘述兩人會面的緣起，因彌蘭王博通內外之學，辯才無礙，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，許多佛教論師根本無法解答，遂薦那先比丘於王，相與論議。最後那先以精妙的譬喻，闡明佛教的基本教義，如緣起、無我、苦、業報、修善、涅槃、輪迴、三十七道品、佛身諸問題，回答彌蘭王，令他心服口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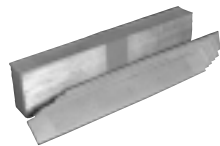
〈別問〉此篇只一問，彌蘭王問釋尊姨母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布施雨期外衣與佛，佛叫其先施予僧伽，是否僧伽殊勝於佛。那先答言，佛勝於僧伽，先施予僧伽者，在於稱揚僧伽之功德，欲使佛滅度後，僧伽仍受尊重之故。

〈難問〉共有九品，彌蘭王在王宮齋戒七

日後，隨那先比丘入森林，彌蘭王向那先比丘提出：尸羅王施眼之問、正法隱沒之問、四神足之問、提婆達多出家破合和僧之問、阿羅漢有否死怖畏之問、如來之一切有情饒益行之問、如來現馬陰藏之問、如來有無粗語之問、石片落於世尊足之問、沙門之問等等有關佛陀和教團的八十六個問題。

〈譬喻問〉，彌蘭王提出一個比丘應具備何支（什麼條件）纔能得證阿羅漢果？那先舉出驢馬、雞、龜、弓、葫蘆、蓮華、錨、海、地、水、火、風、太陽、白蟻、獅子、啄木鳥、樹、鐵、傘、死者、濾水器、裁縫師等一百零五種比喻來回答彌蘭王的問題，例如白蟻之譬喻，那先解釋說：「大王！譬如白蟻造作屋頂，覆蔽自己為求餌而行。大王！瑜伽者、瑜伽行者造作戒律儀之屋頂，覆意而行乞。瑜伽者、瑜伽行者依戒律儀之屋頂而超越一切怖畏。大王！此應把持白蟻之一支。」又如水蛭之喻，那先說：「大王！譬如水蛭即何處亦其附著之處，強附著而吸血。大王！瑜伽者、瑜伽行者即於任何之所緣，為心之止著，其所緣由形狀，由位置，由方角，由場所，由限界，由特相，由因相，強令確立，依其所緣而飲解脫之美味。大王！此應把持水蛭之一支。」

彌蘭王聽完那先的回答後，心甚歡喜，合掌頭面禮足，去除我慢與尊大，思維佛教之真實，對三寶產生無疑之信仰，乃造彌蘭王精舍，奉獻那先比丘，並以四資具供養他及其他



漏盡比丘，而自己也捨王位予王子，出家爲僧，終得阿羅漢果，全經至此結束。

本經不但是一部闡揚佛教教理的重要經典，亦是一部上乘的文學作品，文筆流利簡潔，內容頗富趣味性，每一問題的答案，都以譬喻來解釋，所作的比喻貼切，爲人們日常所知所見，甚能引起群眾的共鳴，而對人物表情的刻劃，採用鋪陳誇張的手法，緊緊地扣住讀者的心絃，如彌蘭王，一個自負、打敗諸多論師的國王，遠遠看見那先比丘之時，受到那先威儀的鎮懾，心中震撼，產生畏縮與不自在，不禁身毛豎立，經文是如此形容彌蘭王當時的情形：「時，彌蘭王如被犀牛所包圍之象，如被金翅鳥所包圍之龍，如被大蛇所包圍之狐，如被水牛所包圍之熊，如被蛇追逐之蛙，如被豹追逐之鹿，如被蛇使所遇見之蛇，如被貓所遇見之鼠，如被驅師所遇見之餓鬼，如入羅睺口之月，如入籠之蛇，如入籃中之鳥，如入網中之魚，如入蛇林之人，如觸怒毗沙門之夜叉，如命終時之天子，畏怖、畏懼、驚駭、悚懼、身毛豎立、沉憂，心困惑，心顛倒。」讀來不但毫無累贅，而彌蘭王悚懼的心情卻躍然紙上。

四、界說論 (Dhathukatha)

人施設論 (Puggalapaññatti) 論事 (Kathavatthu)

南傳大藏經的論藏共有七部論書，此爲其中的三部，另外四部爲《法集論》、《分別

論》、《雙論》及《發趣論》，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第六十三、六十四冊收有郭哲彰此三部論書的譯本。

《界說論》又稱《界論》，是七論中的第三部，全書分爲十四品，首先提出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四諦、二十二根、緣起、四念處、四正勝、四神足、四靜慮、四無量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聖道、觸、受、想、思、心、勝解、作意、三法之攝、三法之非攝、四法之相應、四法之不相應、同分、不同分等二十八種論母（提綱）。其次討論上述二十八種諸法間的相攝相應關係，分成攝類五品，即所攝與非攝、所攝者之非攝、非攝者之所攝、所攝者之所攝、非攝者之非攝；相應類五品，即相應與不相應、相應者之不相應、不相應者之相應、相應者之相應、不相應者之不相應；攝、相應組合類四品，即所攝者之相應與不相應、相應者之所攝與非攝、非攝者之相應與不相應、不相應者之所攝與非攝，用七〇三條的問答方式加以解說。因全書只有標題式的問答，故必須借助註疏，方能了解其意，如所攝與非攝品「色蘊是所攝幾何之蘊處界耶？色蘊是所攝一蘊、十一處、十一界。幾何非攝耶？非攝四蘊、一處、七界。」按照佛音《界論註》的解釋，爲色蘊所含攝的，計有五蘊中的色蘊本身，十二處中除「意處」之外的十一處，十八界中除「意界、眼識界、耳識界、鼻識界、舌識界、身識界、意識界」七種識界外的十一界，而不是色蘊所含攝的，即五蘊中的

受想行識四蘊，十二處的意處，十八界中的七種識界。

《人施設論》是七論中的第四部論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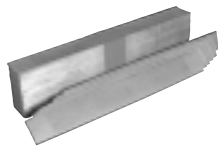
「施設」(pāṇṭi) 義為類集、安立、分別，本論是對「人」予以分類說明的著作，全書分論母和解說兩部份，論母先提出「蘊、處、界、諦、根、人」六施設，再依煩惱的多寡、德行的有無、聖賢階位的高低等，把「人」分為一法五十種人、二法二十六種人、三法十七種人、四法二十九種人、五法十四種人、六法一種人、七法二種人、八法一種人、九法一種人、十法一種人等十大類一四二種人。第二部份的解說，是本書的主要內容，亦即將論母所提出的十類人別為十章，而逐一加以說明。例如：第一章一法五十種人中的「時解脫人」，是指有一種人，待時機而身證八解脫而住，依其智慧見斷盡諸漏，名為「時解脫人」；第二章二法二十六種人的「忿人和恨人」，首先解釋「忿」，凡是嗔、毀辱、惡意、惱害、敵意、敵對、狂暴、心之不喜，都叫作忿，而不斷此忿之人，名為「忿人」，其次說明「恨」的定義「忿在前而恨續於後，以恨、猜恨之狀態、忿之固定、忿之不間斷、忿之連續、忿而堅固，此言為恨。」不斷此恨之人，名為「有恨之人」；第四章四法二十九種人的「四雲喻人」，以鳴而不雨、雨而不鳴、鳴而又雨、不鳴又不雨等四種雲，比喻世間說而不作、作而不說、說而又作、不說又不作四種人等等。

《論事》又稱《論事說》，七論中的第五部

論書，傳說阿育王皈依佛教後，感於當時佛教內部異說紛紜，外道邪說也混入佛教，為釐清正統佛法，乃於首都華氏城舉行第三次結集，參加者是以目犍連子帝須(Moggalliputtaissa)為首的一千比丘，會中依據如來所建立的論母和理趣，說五百部正統派的經及五百部非正統派的經，並說出可破除「當代及後代可能發生的邪說」的《論事》之書，根據這種說法，本論成書於第三次結集時，但依現代學者的研究，它是完成於阿育王以後到西元前二世紀末之間。本論以分別上座部的立場為自派論師的正統見解，而以安達、北道、正量、方廣、雞胤、賢胄等諸派的主張為他派論師的異論，針對補特伽羅論、阿羅漢退論、一切有論、解脫論、緣起論、中有論等二一九種論題，全書共分二十三品二一九章，每章討論一個論題，藉著自論、他論的往返問答，說明論題的性質，破斥他派論師之說，確立自派論師正統之見，對當時印度中、南部的部派佛教之主張與各派間的論爭作了詳細的敘述，本書和世友所著的《異部宗輪論》同為研究印度部派佛教歷史和理論的兩大重要論書，不同的是，後者主要是敘述有部、經部、犢子等印度北方的佛教部派。

五、清淨道論 (Visuddhimagga) (圖九)

本書是綜述南傳上座部佛教教理最詳盡且最有名的一部著作，有南傳三藏和義疏之精要的美譽，已被譯成多種文字，《漢譯南傳大藏



經》第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冊收有葉均的漢譯本。

本書是西元五世紀中葉佛音(Buddhaghosa)所作。佛音，又譯爲覺音，印度摩揭陀國人，菩提迦耶附近的婆羅門之子，通吠陀，曉瑜伽、數論之學，精於辯論，出家後，初從離婆多(Revata)大長老學習巴利三藏，後至斯里蘭卡的大寺(Mahāvihāra)，從僧伽波羅



圖九 《清淨道論》讀本，盧鍾雄先生藏

(Saṅghapāla) 學習三藏經典和義疏，於此期間，佛音首先撰成《清淨道論》，及經律論三藏的注疏十數種，爲巴利語系佛教的大註釋家。

《清淨道論》共三卷，首爲序論，先引世尊解答天人的一首偈語「住戒有慧人，修習心與慧，有勤智比丘，彼當解此結。」作爲全論寫作的指導綱要，其次說明造論的依據，是嚴格地按照當時大寺派的思想體系來著述的，最後解釋論題，「清淨」是指滅除身心的一切垢穢而證得的究竟清淨涅槃，「道」是指抵達「清淨」的道路和方法。

接著爲正文，分二十三品，依次論述戒、定、慧三學。一、二品論戒，第一〈說戒品〉，首說戒的意義是遠離殺生等不善業，執持諸善法及遵守僧團律儀，次論述戒的相(特徵)、味(作用)、現起(現狀)和足處(直接因)，持戒的功德，戒的種類，什麼是破戒，如何淨化戒行，在戒的種類中，佛音提出持戒的要義是「以愛爲出發點，爲求生命享受而持戒者爲下，爲求自己解脫而持戒者爲中，爲求一切眾生解脫而受持的波羅蜜戒爲上」；第二〈說頭陀支品〉，頭陀是指修治身心淘汰煩惱塵垢的梵行，共有糞掃衣支、三衣支、常乞食支、次第乞食行等十三種，本品說明如何受持十三頭陀支，各支的意義，頭陀支的種類區別，什麼情形算是破頭陀支，以及遵守頭陀支的功德。

三至十三品論定，第三〈說取業處品〉爲

總說，首說定的意義是「善心一境性爲定」，其次論述定的相、用、現起、足處，定的種類，定的雜染和淨化，怎樣修習，並詳細討論修定之前應該捨棄的十種障礙和親近怎樣的善知識，如何順應自己的性格去修定等等。第四品〈說地遍品〉起至第十一品〈說定品〉止，分別解釋修定的方法，計有十遍（觀六大及四顯色各遍滿一切處而無間隙，包括地遍、水遍、火遍、風遍、青遍、黃遍、赤遍、白遍、光明遍、限定虛空遍十種）、十不淨（膨脹相、青瘀相、膿爛相、斷壞相、食殘相、散亂相、斬斫離散相、血塗相、蟲聚相、骸骨相）、十隨念（佛隨念、法隨念、僧隨念、戒隨念、捨隨念、天隨念、死隨念、身隨念、入出息隨念、寂靜隨念）、四梵住（慈、悲、喜、捨）、四無色定（空無邊處、識無邊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）、食厭想（即透過行乞、遍求、受用等十種行相，觀察取食之過患，生起遠離對食物貪著的想法）、四界差別等四十種定境的修習方法。第十二〈說神變品〉與第十三〈說神通品〉，是說明修定的功德，即經上述四十種定境的修習而證得第四禪的瑜伽行者，能獲得神變（決意神變、變化神變、意所成神變等十神變）、天耳界智、他心智、宿住隨念智、有情死生智五種世間神通，此兩品主要論述這五種神通的意義與內容，及更細緻的修習方法。

十四至二十三品論慧，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，集南傳佛教論藏的主要內容和七部論以後

發展出來的教理。第十四〈說蘊品〉，先說明「與善心相應的觀智」爲慧，次說明慧的語義，慧的相、味、現起和足觸，慧的種類，如何修習慧，佛音說：「蘊、處、果、根、諦、緣起等種種法是慧的地；戒清淨、心清淨二種清淨是慧的根；見清淨、度疑清淨、道非道智見清淨、行道智見清淨、智見清淨等五種清淨是慧的體。慧的修習，是先了解熟知慧地的諸法，以成就二種清淨的慧根，最後完成五清淨的慧體。」以下至第十七品〈說慧地品〉，分別詳細解釋慧地的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十二根、四諦、八正道、十二緣起等的意義與內容。第十八〈說見清淨品〉至第二十二〈說智見清淨品〉，分別詳細解釋五種清淨慧體的定義及內涵。第二十三品〈說修慧的功德品〉，是說修慧的功德有數百種，可歸納成四大項：一、摧破種種煩惱；二、嘗受須陀洹等四聖果之味；三、能入於滅定；四、成爲人天世間的應供養者。

最後是結語，說明因奉其師父大寺長老僧伽波羅之命而造此論，希望此論之作能讓佛法久住，並把由此所得的一切功德，回向眾生，願他們都能迅速獲得成就無所障礙。

南傳佛教是佛教的兩大支系之一，教理與制度有其殊勝處，但它的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，成績相差歐美、日本甚遠，願因此次貝葉經的展出，能喚起大眾的興趣與重視。

